



明 還初道人著 東都 層山堂梓

卷之二

此書ハ明ノ洪自誠ト云ル人ノ著述ニシテ其学道德ニ本ツキ能人情  
世態ノ理ニクシク其論スル言毫末ヲ分チ細微ニワタリ實ニ世ニ處スルノ  
良方ヲトケリ上巻ハ仕官中二人ニマジハリ事ニ應ズルノ道ヲ  
閑居ノ樂ヲイヘリ句々奇麗ニシテ字々對類ヲナシ聯語額  
風流在詞多シ總三冊ト雖モヨク熟玩スレハ終身ソ、  
餘リアリ学者几上必用カク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重刻葉根談藪

誠實忠厚之志至條而加以風流雅尚  
之才以為全美也而學者常患於雜  
魚焉。是志寫者拘守陰柔其弊也陋才  
高者觸手逸樂至弊也高才彷徨極  
至於閑散不競之地優游息焉一丘一  
壑雨辭煙霞以咏风月曠遠清潔。

僕雖自以為高。思世間物役。累其身。  
如家不潔。視穿黃如浮雲。以榮利為泥  
塗。雖空詣。仍狹茹。每處山林。全獨  
善自養者也。而獨之易荒。或至恣情放  
縱。為害町畦。而於所知方者。豈以理性  
立學者。狃之如仇讐。狃之如梗撥。其心曰古  
之為學也。日用之道。但務以體已而已矣。

修能修身。寔多發之。能人。聖人。底名不  
移。要必嚮達。達時。能以純功業。且為一  
國之善人。則足矣。又以博學為識。為  
况。如詖賦。妄用。亦可。惟足不喪志耳。  
其偏狹局促。苟索人以論爲。務誦舌結  
爲口塞。而狃之於自好也。其果君子者乎。  
其果危若矢。和柔而知止。內也也。惟

推尊謗劣之人。竄迹于其中。度短飾拙。  
狀貌有虛若空空角人耳。而徒取一時  
之名。乃龐苗虧朱之弊。由此而出。遂以  
聖人之道。藉儻偉之資。晦淫之學。旁  
為詭竊之闇教也。誠獲少途。善言隆  
不固。亡羊失一也。然今之人惡風流之有  
弊。而不亟通詛之言弊者。惑多寧

恬忘自甘。矜倉於鶴飾。欺人爲害。守  
竊謂子後冉叔公西志。告邾國之  
事也。鉅父掌不與三子而獨與點者。因  
曾懷浩然。與彼親於事焉。東方朔  
懷笑。罵夫子之多才。懷少之志。自己點  
羞家不可。而欲者。是莫之無。而以是與也。  
古之賢者。於如此。以至下者。卑其體而示陋。

逸而有為。才與志相配。而能冲以更虛者。不亦  
難乎哉。夫素以湖山常懷。廟堂之治。居  
廟堂則不忘江湖之樂。猶後庭之通至  
矣。余導人常以此言。教俾其猶視表而涉  
水。而欲渺茫無涯之宵。進退迷蒙。立而殊  
望。陷溺之患也。近頃得酒自誠者取著  
茅根從閑。其後是年而固此善名。常

拘儒之取。本天理而反盡人情。苟屈行而  
不忤外雅。要之不殊於令人致之中以之。  
余始一覺之。而覺拍掌曰。古人先獲吾心否。而  
未寫。附子何如人。於必以唐詩。間隙之樂  
道者歟。夫忘方也者。不待多。百煉之金丹。  
一七年生之可以起死矣。此書前後集僅一  
小冊子。而學者謹之。則卑庸陋俗。何可以接

操舟多於此。是自校。并書而參。謫以寫之。  
授門人。上標。是之諸同志。而有志傳寫。  
第尔。第大方家視之。以為遠東之承。則余  
甘憂其謬矣。

文政五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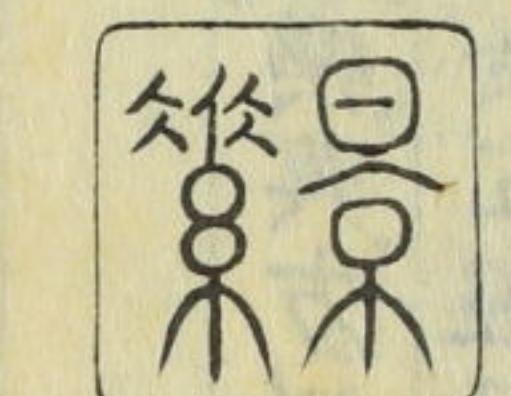
加賀文曉 蘇坡林瑜 撰

菜根譚題詞

逐客孤踪屏居蓬舍。樂與方以内。人遊不樂與方以外。人遊也。  
妄與千古聖賢置辯。於五經同異之間。不妄與二三小子浪跡。  
于雲山變幻之蘆也。日與漁父田夫朗吟唱和。於五湖之濱。綠  
野之坳。不日與競刀錐。榮升斗者交臂。抒情於冷熱之場。腥羶  
之窟也。間有習濂洛之說者。牧之習竺乾之業者。闢之為譚天。  
離龍之辯者。遠之此足以畢予山中伎倆矣。適有友人洪自誠  
者持菜根譚示予。且丐予序。予始訖訖然。眎之耳。既而徹几上  
陳編。屏胸中。裸慮手。讀之則覺其譚性命。直入玄微。道人情。曲  
盡岩險。俯仰天地。見胸次之夷猶。塵埃功名知識趣之高遠。葷

底陶鑄無非綠樹青山。口吻化工盡是鳶飛魚躍。此其自得何如。固未能深信而據所摘詞悉破世醒人之喫緊。非入耳出口。之浮華也。譚以菜根名固自清苦歷練中來亦自栽培灌溉裡得其顛頽風波備嘗險阻可想矣。洪子曰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其府自警自力者又不可思矣。由是以數語弁之。俾公諸人人知菜根中有真味也。

三峰主人于孔兼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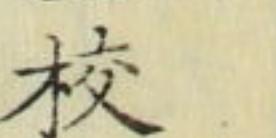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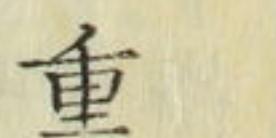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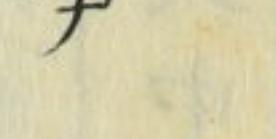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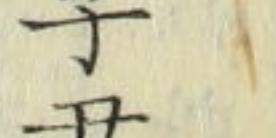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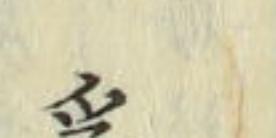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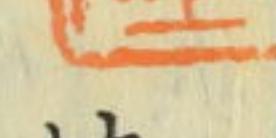


菜根譚前集

還初道人洪自誠著



覺迷居士汪乾初校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朴魯。與其曲謹。不若踈狂。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

芝根跋卷二

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總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嬉婬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醜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阜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息少停，日月晝夜奔馳，而真明萬古不易。故君子閒時要有喫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忸。

恩裡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藜口覓腸者，多冰清玉潔。袞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顏。蓋志以澹泊明而節從，肥甘喪也。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作人無甚高遠，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為學無甚增益，功夫減除得，物累便超聖境。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顆素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修為毋減分中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

實利已的根基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汚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酬光養德

事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名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

母兄弟間形骸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觀心萬倍矣

好動者雲電風燈嗜寂者死灰槁木須定雲止水中有鷺飛魚躍氣象總是有道的心體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糞虫至穢變為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為螢而耀采於夏月固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晦生也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嬈則男女之見盡絕故人常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痴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的氣味處林泉之下須要懷廊廟的經綸

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

濟人利物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聰明人宜歛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其病矣如何不敗居卑而後知登高之為危處晦而後知向明之太露守靜而後知好動之過勞養默而後知多言之為躁

放得功名富貴之心下便可脫凡放得道德仁義之心下總可入聖

利欲未盡害心意見乃害心之蟲賊聲色未必障道聰明乃障道之藩屏

人情反復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

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寧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澹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則群魔退聽馭橫者先馭此氣氣平則

外橫不侵

教<sup>六</sup>弟子如<sup>一</sup>養<sup>五</sup>閨女最要嚴<sup>三</sup>出<sup>二</sup>入<sup>一</sup>謹<sup>四</sup>交遊若<sup>一</sup>接近<sup>六</sup>匪人是清淨田中<sup>二</sup>下<sup>一</sup>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欲路上事母樂其便而姑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事母憚其難而稍為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濃念頭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淡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濃艷亦不宜太枯寂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物之陶鑄

寂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瓶羊觸藩如何安樂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於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人有個太慈悲維摩屠割無二心也處處有種真趣味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蔽情封當面錯過使咫尺千里矣進德修道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危機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狠戾卽聲音咲語渾是殺機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先無得罪於冥冥。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為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當寬嚴互存。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施恩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卽斗粟可當萬鍾之惠，利物者計已之施，責人之報，雖百鎰難成一丁文之功。

人之際遇有齊有不齊，而能使已獨齊乎？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能使人皆順乎？以此相觀對治，亦是一方便法門。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讀書不見聖賢，為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

人心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錮了。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終有個真

受用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如瓶鉢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叚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又要有段瀟洒的趣味若一味歛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為拙

欹器以滿覆樸滿以空全故君子寧居無不居有寧處缺不處完

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生厲鬼

人知名位為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最真人知饑寒為憂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為更甚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燥性者火熾遇物則焚寡恩者水清逢物必殺凝滯固執者如死水腐木生機已絕俱難建功業而延福祉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為召福之本而已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為遠禍之方而已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纔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塗

一一苦一樂相磨練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心不可不虛虛則義理來居心不可不實實則物欲不入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驅馳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砂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度越一世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个翁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氣象要高曠而不可踈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蜜餞不甜滋味

不鹹總是懿德

貧家淨拂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

隱明處有受用

念頭起處終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輕易放過

靜中念慮澄澈見心之真體閒中氣象從容識心之真機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觀心證道無如此三者

靜中靜非真靜動處靜得來終是性天之真境樂處樂非真樂

苦中樂得來，纔見心體之真機。

舍已母處其疑處，其疑卽所舍之志多愧矣。施人母責其報，責其報併所舍之心，俱非矣。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貞士無心徼福，天卽就無心處。庸其衷，惻人着意避禍，天卽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胭花無碍。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平民皆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公相士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

爵的乞人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賚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君子而訴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及小人之自新。家人有過，不宜暴怒，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再警之。如春風解凍，如和氣消冰，終是家庭的型範。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澹泊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

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芒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燬矣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墮金石可貫若傷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竒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卽肢體亦屬委形以真境言無論父

母兄弟卽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破認得真總可任天下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韁鎖人是無事人是不無事處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事悉敗身衆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士君子持身不可輕輕則物能撓我而無悠閒鎮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則我為物泥而無瀟洒活潑之機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兩忘仇因恩立故使人知  
恩不若恩仇之俱泯

孝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故持盈履

滿君子尤競競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  
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則貽羞萬世權門私賣不可着脚一  
着則點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譽不若無惡  
而致人毀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剗切  
不宜優游

小處不滲漏暗中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絕是個真正英雄

千金難結一時之歡十飯竟致終身之感蓋愛重反為仇薄極

翻成喜也

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寓清之濁以屈為伸真涉世之一壺藏身

之三窟也

襄颯的景象就在盛滿中發生的機緘即在零落內故君子居  
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

驚奇喜異者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非恒久之操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處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知的是誰犯的。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為真君矣。

毋偏信而為奸邪欺母自任而為氣所使毋以已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已之拙而忌人之能。

人之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誨如忿而疾之是以頑濟頑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須防口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來憧憧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為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為朗月晴空氣機

何常一毫凝滯太虛何常一毫障塞人心之體亦當如是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覺人之詆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橫逆困窮是煅煉豪傑的一副鍤錘能受其煅煉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煉則身心交損

吾身一小天地也使喜怒不愆好惡有則便是燮理的功夫天地一木父母也使民無怨咨物無氛疹亦是敦睦的氣象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踈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母逆人之詆，此警傷於察也。二語並存，精明而渾厚矣。

母因群疑而阻獨見，母任已意而廢人言。母私小惠而傷大體。母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譖諧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深履薄處，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赤道。

有妍必有醜，為之對我不誇。妍誰能醜，我有潔必有污。為之化我不好潔，誰能汚我。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狠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惰墮之心，恩仇不可大明。明則人起撫貳之志。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盡畢則襄，行誼不宜過。高過高則謗興而毀來。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俱咬破矣

當與人同過不當與人同功同功則相忌可與人共患難不可

與人共安樂安樂則相仇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饑則附飽則颶燠則趨寒則棄人情通患也

君子宜淨拭冷眼慎勿輕動剛腸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一下燈螢然萬籟無聲此吾人初入宴寂時也曉夢初醒群動未起此吾人初出混沌處也乘此而一念廻光燭然返照始知耳目口鼻皆桎梏而情欲嗜好悉機械矣

反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一以闢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君子信不當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裡藏機變外

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碍

水不波則自定鑑不翳則自明故心無可清去其混之者而清自現樂不必尋去其苦之者而樂自存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為血氣之私

技能之末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施恩務施於不報之人

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謁朱門不如親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

心者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前人云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又云暴富貧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烟一箴自昧耳有一箴自誇耳有可為

學問切戒

道是「一重」公衆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家飯當隨事而警惕。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已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已則先詐矣。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忌刻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為善不見其益如草裡東瓜自應暗長為惡不見其損如庭前

春雪當必潛消。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貧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憑意興作為者隨作則隨止豈是不退之輪從情識解悟者有悟則有迷終非常明之燈。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已之困辱當忍而在人則不可忍。

能脫俗便是奇作意尚奇者不為奇而為異不合污便是清絕俗求清者不為清而為激。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心虛則性現不息心而求見性如撲波覓月意淨則心清不了意而求明心如索鏡增塵

我貴而人奉之奉此我冠大帶也我賤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則原非奉我我胡為喜原非侮我我胡為怒為鼠常留食鱗蛾不點燈古人此等念頭是吾人一點生生之機無此便昬謂生木形骸而已

心體便是天體一念之喜景星慶雲一念之怒震雷暴雨一念之慈和風甘露一念之嚴烈日秋霜何者少得只要隨起隨滅廓然無碍便與太虛同體

無事時心易昏冥宜寂寂而照以惺惺有事時心易奔逸宜惺

惺而主以寂寂  
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當忘利害之慮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蠻之毒

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故君子不近惡事亦不立善名只渾然和氣終是居身之珍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竒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名和平

語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陷入榛莽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燿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来不失卽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欄柄鬧中要取靜須先從靜處立個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不昧已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情平惟儉則用足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縱欲之病可醫而執理之病難醫事物之障可除而義理之障難除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邃養施為宜似千鈞之弩輕發

者無宏功

寧為小人所忌毀，毋為小人所媚悅。寧為君子所責脩，毋為君子所包容。

好利者逸出於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於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宜切戒之。

詭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媚子阿人似隙風侵肌，不覺其損。

山之高峻處無木，而谿谷廻環則草木叢生；水之湍急處無魚

而淵潭停蓄則魚鱉聚集。此高絕之行褊急之衷，君子重有戒焉。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債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作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

日既暮而猶烟霞絢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

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故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絕有肩鵝任鉅的力量。

儉，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為足

之文卷上

恭為卑謹多出機心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憚初難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士

世人以心皆處為樂却被樂心引在苦處達士以心拂處為樂終為苦心換得樂來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

追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追促規模

聞惡不可就惡恐為訛夫洩怒聞善不可急親恐引奸人進身性燥心粗者一事無成心和氣平者百福自集

用人不宜刻刻則思効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諛者來

風斜雨急處要立得脚定花濃柳艷處要着得眼高路危徑險

處要回得頭早

節義之人濟以和衷終不啓忿爭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謙德方不開嫉妬之門

丈夫居官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居鄉不可

嶮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善讀書者，要讀到手舞足蹈處；方不落筌蹄。善觀物者，要觀到心融神洽，時方不泥迹象。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而世反逞長以形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而世反挾所有以凌人之貧。真天之戮民

哉

至人何思？何慮？愚人不識，不知可與論學，亦可與建功。唯中才的人，多一番思慮，知識便多。一番億度，猜疑事事難與。下手口，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真機。意乃心之足，防意不嚴，走盡邪蹊。

責人者原無過，於有過之中，則情平。責已者求有過，於無過之內，則德進。

子弔者，大人之胚胎。秀才者，士夫之胚胎。此時若火力不到，陶鑄不純，他日涉世立朝，終難成個令器。

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遊而惕慮，遇權豪而不懼，對惇獨而

驚心

桃李雖艷何如松蒼柏翠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橘綠之馨列信乎濃夫不及淡久早秀不如晚成也

風恬浪靜中見人生之真境味淡聲希處識心體之本然



造

